



大卫·科波菲尔

原著〔英〕查尔斯·狄更斯 潘耀华译
改编〔英〕休·惠特莫尔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电视文艺丛书 ·

大卫·科波菲尔

原著〔英〕查尔斯·狄更斯 潘耀华译
改编〔英〕休·惠特莫尔

中国文联联合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戏剧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4插页 198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统一书号：10313·186

定价：1.10元



大卫和他的母亲克莱拉、
继父谋得斯通。



贝特西姨婆斥责
虐待大卫的谋得斯通和简。

大卫和他心爱的人多拉相会。



特拉德尔斯
与米考伯夫妇来
看望大卫。



大卫和艾格
尼斯在花园里



大卫痛斥阴险
狡诈的尤赖亚



大卫与特西姨婆和
佩格蒂重新团聚



大卫向艾格尼斯倾诉爱情

目 录

第一集	1
第二集	57
第三集	119
第四集	173
第五集	231
第六集	291

第一集

科波菲尔住宅 傍晚

这是一幢两层小楼。此刻，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宁静。一个老妇人向住宅走来。她腰板挺直，傲慢持重，旁若无人地穿过花园，走近房子。她是不久前去世的这所住宅的男主人大卫·科波菲尔先生的姨母贝特西·特洛特伍德小姐。

在爬满藤蔓的住宅墙上，露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鸦巢”。

贝特西把鼻子紧贴在一扇玻璃窗上，向房内张望。

房内火炉旁坐着科波菲尔先生的寡妻，年轻的克莱拉。由于突然失去丈夫，悲伤和劳累使她即将分娩的身子显得格外虚弱。克莱拉抬头见窗外有人向里张望，吃惊地“啊”了一声，慌忙离开椅子，站起来去开门。

克莱拉站在门前，有气无力地问：“您找谁？”

贝特西：“你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吗？”

克莱拉迟疑地回答：“我是。”

贝特西：“我想，你听说过特洛特伍德小姐吧？”

克莱拉怯生生地说：“听说过。”

贝特西的表情极为严肃，没有笑容的脸紧绷着说：

“她现在就站在你的眼前。”贝特西说着走进了客厅，环视了一下四周，突然转身问：“为什么叫‘鸦巢’呢？”

克莱拉连忙接过贝特西脱下的外衣：“喔，您是说这房子？”

贝特西边说边把帽子递给克莱拉：“对，是房子。叫厨房更合适些，如果你们两个人当中无论是哪个有点实际生活概念的话。”

克莱拉：“是科波菲尔先生给起的名字。买这房子的时候，他以为这儿有乌鸦呐。”

贝特西把手套摘下来，装进口袋里：“可是我一只也没看见呀！”

克莱拉看着窗外，悲伤地说：“我们也没有看见。我们想……啊，科波菲尔先生想，这里会有乌鸦的。原来这里只有一个乌鸦巢，里面早就没有乌鸦了。”

贝特西：“这就是我的外甥，只有他才会这么做。”她一边说着，一边在壁炉旁坐下，折起衣服下摆烤火。“一只乌鸦也没有，看见一个窝，就以为会有乌鸦。”

克莱拉不安地劝阻：“请您别这么说他了，特洛特伍德小姐。”

贝特西：“他对你好吗？孩子。”

克莱拉：“我们很快活。”

贝特西很关切地问：“我想他会替你安排得很好，对吗？他给你准备了日后的生活费了吗？”

克莱拉：“他为我买了年金。”

贝特西：“多少？”

克莱拉吃力地回答：“一百零五磅一年。”

贝特西：“喔，做得很不错。”突然，她发现克莱拉的神情有些不好，象是身体很不舒服的样子：“喔，快坐下吧，我的孩子。你的脸色不好，你应该多注意身体，克莱拉。”

克莱拉顺从地坐到沙发上：“是。”

贝特西突然问：“啊，这女孩什么时候出生？”

克莱拉感到莫名其妙：“女孩？”

贝特西十分肯定地：“我有一种预感，一定是女孩。”她遐想着：“从她出生时起，我要做她的朋友，我要做她的教母。克莱拉，我请求你叫她贝特西·特洛特伍德·科波菲尔。”炉火烤红了她的脸，她越说越兴奋，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彩，好象已经看见了那个女孩似地：“这个贝特西·特洛特伍德一生中不会做错事。她在爱情方面不会随便的。她应当从小到大，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监护，避免相信一切不值得相信的事，这应该是我的责任。”贝特西每说一句话，她的头就痉挛一下，好象在发泄着埋在内心的愤懑。

克莱拉：“也许是个男孩呐？”

贝特西不容置疑地：“不，不，这不可能！”

克莱拉想起死去的丈夫，悲伤地说：“如果是男孩，我就叫他大卫，用他父亲的名字……”这时，克莱拉感到身体越来越不支，痛苦地呻吟起来。

贝特西急忙问：“孩子，你怎么啦？怎么啦？”

克莱拉艰难地、断断续续地：“快请医生！快！请齐力普先生！”

科波菲尔家客厅 深夜

午夜的钟声敲响了十二下。身体肥胖，善良憨厚的科波菲尔家的女仆佩格蒂端着茶盘和蜡烛走了进来。她闪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双颊红得象个熟透的苹果。她端着茶走到贝特西面前：“特洛特伍德小姐，您请喝点茶吧。”

贝特西正坐在火炉旁出神，听见喊声，回过头来，接过茶杯：“谢谢你，啊，谢谢你！”然后关切地询问：“你的太太怎么样？医生还在她那儿吗？”

佩格蒂：“是，小姐，他已经来了快四个小时了。”

贝特西好象突然想到了时间：“天啊！现在什么时候了？”

佩格蒂把蜡烛放回壁炉上，回答说：“已经是午夜了，小姐，我听见钟刚打过。”

贝特西突然问：“她叫你什么？叫你佩格蒂？”

佩格蒂：“是，小姐。”

贝特西重复着，琢磨着：“佩格蒂？”

佩格蒂象是对自己的名字很满意，自豪地说：“是佩格蒂。”

贝特西不满地：“居然有人到教堂给自己取了个教名

叫佩格蒂。”

佩格蒂和婉地解释说：“这是我的姓，小姐。科波菲尔太太这么叫我，是因为我的教名和她的一样。”忽然她看见医生走进来，忙喊道：“齐力普医生来了！”

齐力普医生满面笑容地走过来。

佩格蒂急切地问：“医生，她怎么样了？”

齐力普医生高兴地说：“我真得恭喜你！现在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

佩格蒂激动地喊着：“啊！天啊！”

贝特西急忙制止佩格蒂：“安静点！”她站起来，走向医生：“齐力普先生，她怎么样？”

齐力普医生很庄重地说：“她很快就会感到舒服了。当然，她只能感受到一个年轻母亲在这样一个忧郁的家庭气氛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舒服。”

贝特西向前跨了一步，用十分肯定而欢快的语气问：“可是个小女孩？这孩子怎么样？”

齐力普医生莫名其妙：“小女孩？她？啊，不是，是个男孩子！”

贝特西倏然变了脸色，极不愉快地反问：“男孩？”

齐力普没有觉察到对方情绪的变化，仍然高兴地解释着：“啊，是的，小姐，他是一个又漂亮又结实的小伙子。”

贝特西从咽喉里“喔”了一声，急忙抓起自己的衣服和帽子，并用帽子打了一下齐力普医生，好象要把自己的愤懑一下子都发泄到医生身上。她很失望地转过身去，头

也不回地走了。齐力普医生茫然地愣着。

佩格蒂十分高兴地笑着对医生说：“是男孩，齐力普先生？”

齐力普医生象是在发表演说：“午夜出生的，带着胎膜，这是个好兆头——他永远不会被淹死的。”^①

科波菲尔住宅外 白天

风和日暖，阳光明媚。在科波菲尔住宅外面的绿色草地上，克莱拉正和幼年的儿子大卫愉快地打着板羽球。

科波菲尔家的客厅 晚上

克莱拉坐在椅子上，大卫跪着依偎在母亲身旁。幼年的大卫，长长的头发，纯真而明亮的大眼睛，十分招人喜爱。

克莱拉爱抚地看着大卫，向他讲述着自己的过去：“过去我在一个家庭的婴儿室里照顾婴儿，你父亲常到那家去作客。他待我好极了，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后来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就结婚了。他的年龄比我大一倍，他总是那么温柔。”克莱拉幸福地回忆着往事，“如果他没生病，能活到现在，能看到你该多好啊，大卫。”

科波菲尔先生的墓地 白天

大卫难过地跪在父亲的墓碑前，恭敬地献上一束鲜花。

^① 过去，英国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初生婴儿头上带有胎膜，是一种吉兆。保存这张胎膜的人，永远不会被淹死。

他回头看见远处母亲和一个中年男子在一起散步。那人叫谋得斯通，他正在热烈追求着克莱拉。大卫看到母亲和他很亲热，心里感到很不愉快。

大卫的卧室 白天

佩格蒂正在给大卫整理床铺。

大卫突然问：“佩格蒂，你结过婚吗？”

佩格蒂吃惊地叫起来：“天啊，你的小脑袋瓜里怎么会想到问结婚的事呀？”

大卫固执地仍在问：“你结过婚吗？你是一个很美的人啊。”

佩格蒂觉得很可笑：“我很美？我可不是那种人。”

大卫认真地：“我看你是。”

佩格蒂假装生气：“我从来没听人这么胡说过。递给我那个枕头。”大卫把枕头递给她，佩格蒂夸奖他说：“这才是个好孩子。”

大卫神情严肃地说：“佩格蒂，一个人不能同时和两个人结婚，对吗？”

佩格蒂随口说：“啊，那当然啦。”

大卫：“如果和一个人结了婚，那个人死了，可以再和别人结婚，对吗？”

佩格蒂用十分惊奇的目光看着大卫：“只要他愿意，这是个看法问题。”

大卫继续问：“你的看法呢，佩格蒂？”